宁海县西门城楼　（秦学军　摄）

出西门，千古奇书由此始

——徐霞客游记》为何在宁海开篇

孙仰芳

翻开《徐霞客游记》正文第一页，一行文字赫然在目：“癸丑之三月晦，自宁海出西门。云散日朗，人意山光，俱有喜态……”那是明万历四十一年三月末，即1613年5月19日，徐霞客和江阴县迎福寺僧人莲舟等一行，在踏踏的马蹄声中，走出了宁海县城西门。

自此，徐霞客以超人的毅力，开启了一生中最辉煌的长途跋涉——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的探险考察之旅。他风餐露宿，独步荒野僻壤，“欲尽绘天下名山胜水为通志”。不论旅途如何劳累，他总要把当天的经历和考察情况详细记录下来，正讹求真，直笔书写。最终由后人汇编成了一部60余万字的《徐霞客游记》。

那么，《徐霞客游记》为什么要在宁海开篇呢？

1 这里是去天台山的『登台门』

徐霞客在《江源考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不审龙脉，所以不辨江源……今详三龙大势，北龙夹河之北，南龙抱江之南，而中龙中界之，特短。北龙亦只南向半支入中国，惟南龙磅礴半宇内，而其脉亦发昆仑，与金沙江相持南下……南龙自五岭东趋闽之渔梁，南散为闽省之鼓山，东分为浙之台、荡。”他把黄河以北视为北龙，长江以南视为南龙，中龙为江河之间的中界。其中南龙是连接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太平洋的巨脉，大山与大海相接，徐霞客要考察南龙“龙头”天台山，从宁海开篇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天台山，盖山岳之神秀者也。涉海则有方丈、蓬莱之岛屿，登陆则有四明、天台之山脉，皆为玄圣之游地，灵仙之窟宅。徐霞客自幼喜好奇书，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、山海图经，而天台山恰好处于南龙巨脉的龙首位置，正是徐霞客壮游天下的理想目标。

宁海城关原有古城墙护卫，东南西北各有城门，西门为“登台门”。“登台门”这三个古朴大字，指明它是通向台州府天台山的唯一驿道，沿途依山临溪，风景秀丽，非常适合步行出游。《徐霞客游记》中记载：“四月初一日，早雨，行十五里，路有岐（即今岔路镇），马首西向台山，天色渐霁。又十里，抵松门岭。山峻路滑，舍骑步行。”此后徐霞客大概是牵马徒步前行，一路上还有专供过往行人歇脚解乏的廊亭。位于宁海城关二公里外的暗岩，为出西门后的第二个歇脚处。暗岩廊亭旁有一眼双水泉，据说冬暖夏凉，常年不干，一年四季均有人来此汲水烧茶。至今仍有坐凳、茶台、茶缸，行人至此，既可以避风躲雨，也可以饮茶闲聊。徐霞客也在此地喝过茶歇过脚，说不定那处茶台，就是当年“游圣”坐过的。

徐霞客又继续执笔记录：“又十五里，饭于筋竹庵，山顶随处种麦。从筋竹岭南行，则向国清大路。适有国清僧云峰同饭，言此抵石梁，山险路长，行李不便，不若以轻装往，而重担向国清相待。余然之，令担夫随云峰往国清，余与莲舟上人就石梁道。行五里，过筋竹岭，岭旁多短松，老干屈曲，根叶苍秀，俱吾阊门盆中物也。”这筋竹岭处于王爱山岗中部，是一处交通要道口，东至宁海城，南至天台县或国清寺，西至华顶峰，各约35公里。“又三十里，抵弥陀庵。上下高岭，深山荒寂，恐藏虎，故草木俱焚去。泉轰风动，路绝旅人。庵在万山坳中，路荒且长，适当其半，可饭可宿。”今弥陀庵已毁，遗址尚存，此处为筋竹岭至华顶峰的中间点，旁有仰天湖、鸡冠峰等。“初二日，饭后，雨始止，遂越潦攀岭，溪石渐幽，二十里，暮抵天封寺。”

这次徐霞客出游，历经四天四夜，首宿梁皇山，次宿弥陀庵，三宿天封寺，第四天登上华顶峰。梁皇山与筋竹庵皆在宁海境内，再过去就到了台州府属地。由此可见，徐霞客在宁海地界上度过了两天快乐的日子。

松门岭
（宁海县徐霞客研究会供图）

这一次出西门之游，给年轻的徐霞客留下了美好的印象。19年之后，即1632年初春，徐霞客又一次来到这里，此时他已是一位中年男子。在《徐霞客游记》第一部下卷中，他写道：“壬申（1632年）三月十四日，自宁海发骑，四十五里，宿岔路口。其东南十五里为桑洲驿，乃台郡道也。西南十里松门岭，为入天台道。十五日，渡水母溪，登松门岭，过玉（王）爱山，共三十里，饭于筋竹庵。其地为宁海、天台界。陟山岗三十余里，寂无人烟，昔弥陀庵亦废。下一岭，从山杳冥中，得村家（即上里坑，属宁海），瀹茗饮石上。又十余里，逾岭（八辽岭，属台州府）而入天封寺。”

此次，他依旧选择在宁海地界的筋竹庵用膳。筋竹庵是《徐霞客游记》里出现的第一庵，可见此庵在徐霞客心中占据重要的地位。犹记得19年前当徐霞客一行三人一马来到筋竹庵时，这里的僧尼十分好客，安排了丰富的素斋。更加值得一提的是，云游在此的国清寺高僧云峰和尚，指点他，“山险路长，行李很是麻烦，不如分兵两路，重担走大路，直接到国清寺。而你从山路去石梁，上华顶峰后，再到国清寺找贫僧取回行李即可。”因此，这筋竹庵不仅是徐霞客一行人登天台山的重要歇脚点，还是他壮游天下的第一个“导游站”。

另外还有一个趣闻，《徐霞客游记》中有一段话：“三十里至梁皇山，闻此地於菟夹道，月伤数十人，遂止宿。”这里的“於菟”两字乃是山大王老虎的别称。那时候宁海的山林深处，常有猛兽出入。据说徐霞客走到梁皇山上，差点被老虎所伤，幸得梁皇寺和尚相救，才化险为夷。至于具体细节，书中没有记载，却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。

如今，徐霞客当年出游时走过的古道，依然清晰可见并保存完好。现存的古迹有距西门2公里的暗岩廊亭和双水泉，均保持了古时的风韵。还有梁皇驿道残桥和岔路口，是徐霞客前后两次出游必经之路，与筋竹庵相接。筋竹庵更是修复如旧，供人们访古探幽。此条山道在宁海境内全长3724米，今人称其为“霞客古道”。

徐霞客两度出游走访名山大川，都选择自西门始，足见他与宁海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2 这里有『心中偶像』的足迹印

徐霞客本名弘祖，字振之，霞客是他的别号。

明万历十四年(1586年)，徐霞客出生于江苏江阴县城南的名门望族，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隐居学者。富裕的生活，丰富的藏书，为少年徐霞客提供了优越条件。他自幼磊落英奇，好学深思，博览群书，尤其喜欢看历史、地志和山海图经一类书籍，并且被这些书籍深深吸引，他对祖国的壮丽山河产生了浓厚兴趣和无限热爱。

这样成长起来的徐霞客，在崇尚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世人眼中，是离经叛道的。他对科举制度不感兴趣，立志将功业建于山水之间。

徐霞客心中的第一个偶像，是春秋时期周游列国的孔子。他读《论语·先进》，读到孔子与弟子子路、冉求、公西赤、曾点四人坐在一起聊天，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理想。弟子们一一回答，有带兵领军的，有治理国家的，也有祭礼的。孔子唯独欣赏曾点的理想：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按理说，孔子应该赞赏子路和冉求两位弟子，他们的理想是治国平天下，这也是儒家所倡导的。而曾点似乎没有什么大的理想，只想走在春天里。而这个只想走在春天里的弟子，却受到了孔子的表扬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很简单，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的，不就是让老百姓开开心心地走在春天里吗？桃花开了，柳树绿了，风筝飘上了天，那该是一种多么诗意的生活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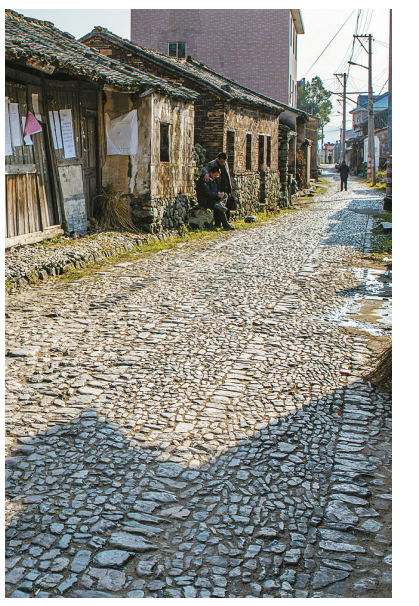
孔子的这种赞叹，与徐霞客出游的志向是一脉相承的。徐霞客生前反反复复说过一句话：“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。”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这样写道：“长恨上无以穷天文之杳渺，下无以研性命之深微，中无以砥世俗之纷沓，惟此高深之间，可以目摭而足析。”徐霞客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说：“张骞凿空，未睹昆仑；唐玄奘、元耶律楚材，衔人主之命，乃得西游。吾以老布衣，孤筇双屩，穷流沙，上昆仑，历西域，题名绝国，与三人而为四，死不恨矣！”

张骞、唐玄奘与元耶律楚材是徐霞客心中的另外三位偶像。

徐霞客醉心出游天台山的又一个推动力，则是诗仙李白与天台宗佛教文化。浙东自古是个迷人的地方，令许多人神往不已，诗仙李白高唱着“丈夫必有四方之志，乃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，南穷苍梧，东涉溟海”与“天台连四明，日入向国清”来到这里，紧随其后的有孟浩然、白居易与杜甫等众多诗人，从而形成了一条“唐诗之路”。

让徐霞客崇敬的偶像还有方孝孺。徐霞客来到宁海、出游天台山时，已是明万历年间，正是方孝孺一案彻底平反昭雪的年代。宁海城内已建有正学祠与缑城书院，另外还有一座纪念正学先生的木牌坊，重檐翠展，错彩镂金，上高悬圣旨匾额。民间传说，石坊倒了之后是不能重建的，木坊坍毁则可以新造，故朝廷特许建木牌坊，以示对方孝孺的敬重。这座木牌坊建成，距离徐霞客进入宁海城仅相隔7年，颇有油漆未干之感。他应该是到过这里的，说不定还会走上前去，伸出双手轻轻地抚摸。

万历四十年(1612年)，即徐霞客到宁海的前一年，方孝孺诗文全集《逊志斋集》又一次整理发行，史称“万历壬子本”。谁人不知方孝孺是“天下读书种子”，这个时候，徐霞客的内心一定是“感慨系之，欣而慰之”的。尽管这些内容没有在《徐霞客游记》里进行细细描绘，但开篇中的八个字“人意山光，俱有喜态”，已经活脱脱地写出了徐霞客彼时愉悦的心境。



宁台古道
（宁海县徐霞客研究会供图）

梁皇街
（秦学军　摄）

3 徐母与友人陈函辉的支持

“霞客之奇，孺人成之”，这是徐霞客成名之后流传下来的一句话。这里所说的孺人，就是徐霞客的母亲王孺人。正是母亲的理解与支持，促使徐霞客日后成为誉满天下的“游圣”。

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是一个淡泊功名的人，平日他经常携朋带友登山临水，这一爱好直接影响了徐霞客对大自然的痴迷。徐霞客在刻苦攻读过程中，发现以前的地理书籍，讲的多半只是疆域沿革，对山川自然风貌总是含糊其词，一笔带过。遇见同一类问题，各书往往相互矛盾，不知所云。可见，那些著书人大多闭门造车，转相抄袭，很少亲自外出考察。徐霞客暗下决心，自己一定要踏遍华夏山河，“问奇于名山大川”，通过实地考察，校正古书谬误。

谁知就在他打算整装出发时，父亲突然病故。按照封建社会的规矩，儿子必须守孝三年。母亲王孺人看出他内心的矛盾与痛苦，待三年一满，就主动劝徐霞客出门远游：“志在四方，男子事也。”并表示“吾尚善饭，今以身先之”，言下之意就是让儿子放心，“我身体很好，你出远门不要有太多顾虑。”又说：“岂令儿以藩中雉、辕下驹坐困为?”告知儿子如果守在家里，那就是养在篱笆里的小鸡、套在马车车辕下的小马，是没有出息的。

22岁那年，徐霞客与慈母依依告别，第一次踏上了游太湖、探幽洞、登泰山之旅。临行之时，母亲王孺人还亲手为他缝制了一顶远游冠，勉励他去实现心中的理想。王孺人一直活到了81岁高龄，临终前，她对徐霞客笑言：“吾往矣！儿勿悲。人孰不亡，吾幸天年，且儿以奇男子名天下，憾乎?”

母亲是徐霞客远游人生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。

徐霞客首次到宁海时，已是27岁了。他是“自奉化来”的，当时他有一位关系亲厚的族兄徐仲昭在奉化，徐仲昭的父亲徐文光曾任奉化教谕。徐仲昭有位朋友陈函辉，少有文才，名震浙东，曾任靖江县令，恤民情，有政声，却遭劾奏，罢职归里，悉心注释《易经》。陈函辉虽是临海人，却对宁海一地的山水风光非常钟情。徐霞客通过族兄介绍，结识了陈函辉。自此之后，两人交谊深厚，“烧灯夜话”，结为莫逆之交。

徐霞客从22岁起，到56岁病逝，30多年间，几乎年年外出游历。除却前后两次从宁海出西门，探游天台山之外，东至舟山海岛普陀山，西达云南西部腾冲，北到河北蓟县的盘山，南抵广东的罗浮山，足迹遍及中国16个省份。陈函辉参与谋划了徐霞客最后一次赴滇西的探险行程，这是一次西南方向的“万里遐征”，当时的徐霞客已年届五旬。四年之久的野外实地考察，一路上栉风沐雨，历经了艰难困苦。晚年徐霞客病重归乡后，陈函辉又赶去探视。

故徐霞客辞世前夕，执意拜托族兄徐仲昭邀请陈函辉为他撰写墓志铭。陈函辉慨然应允，即刻写下一篇情深义重的铭文：“即长，益厌弃科举帖括，以山水为性命……蹑履穷幽，凿空万里，凡屐齿所经，星野舆图，皆能默识。其游也，不治装，不裹粮，能忍饥数日，能遇食即饱，能徒步数百里……归而追叙游踪，日记录数万言，虽造次颠沛，未尝一日辍也。”

这一篇墓志铭写得确实精彩，读这样的文字，谁都会“心向往之”，它是后人研究徐霞客生平事迹的宝贵史料。